



孫大川

# 原住民刊物的未來

原住民刊行物の未来

The Future of Aboriginal Publications

paelabang danapan 孫大川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灣原住民族最初的文化傳承方式是透過口述來進行的，他們之所以選擇採用母語以外的文字途徑介入書寫世界，其目的大致有二：首先，這種傳播方式提供社會大眾一個了解原住民族歷史與處境的管道；其次，原住民也藉著書寫來呈現自己的主體文化與意識。這種情況對原住民來說，無疑是前所未有的體驗，但是面對快速更迭的社會型態、嶄新的媒體傳播以及廣布四方的閱聽大眾，這種改變有其重要性。

## 原住民刊物的發展歷程

事實上從日治時代開始，台灣原住民就已經展開零星的書寫活動，好比陸森寶、高一生等人的歌詞創作與翻譯。戰後至1980年代以前，台灣省政府的機關刊物上也曾經出現一些由原住民撰寫的文章，但主題大多偏向政令傳達與政績宣揚，充滿政治色彩與意識形態，未能清楚看出原住民族的主體性。

## 80年代：民主化及本土化浪潮，為自辦刊物闢地

1980年代以後，民主化、



本土化浪潮勃興，開啟了一個較為鬆軟的歷史局面，思考漸趨多元的台灣社會為原住民運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空間。不論是1983年由台大學生自主發行的《高山青》，抑或「原權會」1985年出版的機關刊物《山外山》和《原住民》，早期的原運文獻皆能看出他們亟欲突顯原住民主體意識的企圖與決心。但是這些發行單位一來不夠有組織，也非專業的刊物編輯團隊，其資金來源亦不穩定，大多倚靠相關人士捐款襄助，因此出刊時間普遍不長，傳播範圍也僅限於熱心原住民議題者，活動訊息的宣傳與交流，是這些早期原住民自辦刊物最重要的功能與角色。

### 90年代：編輯漸上軌道，刊物較具規模

1990年代起，出現了幾本較具規模的刊物，例如1990年創刊的《獵人文化》、1993年創刊的《山海文化》和1999年創刊的《台灣原住民月刊》等等，其他還有一些頗具地方色彩的部落刊物，好比布農族的《山棕月語》和鄒族的《鄒訊》雙月刊等。這些刊物的編輯團隊與前期相形之下，較具有組織性與專業化，不過出版經費仍然多為自籌，目前僅有《山棕月語》及《台灣原住民

原民會正籌設「台灣原住民族文獻委員會」，將長期關注原住民相關文獻與文物的整理工作，未來可以和學術期刊的出版互為因果。

月刊》轉為電子報的形式持續發行。

### 21世紀：出版更顯專業，資金來源侷限傳播與通路

公元2000年之後，原住民刊物的出版略有進展，行政院原民會陸續補助發行《原住民族季刊》（原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簡訊》）、《台灣原YOUNG：原住民青少年雜誌》和《原教界：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台北市原民會和高雄市原民會也都有自己的機關刊物。此外，學術界也出版了《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和《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一類以研究為重心的專業雜誌，而民間亦有若干自辦刊物，例如今年年初才創辦的《原鄉雜誌》。不過，整體看來，此時期的原住民刊物主要還是以國家資金來支持運作，雖較前期更具專業性，但傳播面向與通路仍有相當的侷限。

### 推動民族刊物的編輯出版、行銷管理、人才培育

過去原民會在刊物出版方面確實著力不足，官方刊物的流通與傳播管道也不夠廣泛，既沒有積極深入大社會、對族人的影響也不夠。原民會未來似乎可以朝三個方向來推動民族刊物的經營與發展。

首先，去年剛成立的「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除了支持原住民族影像傳播媒體之外，其業務職掌亦涉及出版領域，原民會可以藉此規劃相關的鼓勵措施，積極支持原住民各類刊物之出版，而原民會的綜合發展基金，也可以提供融資方面的服務。其次，原民會正籌設「台灣原住民族文獻委員會」，將長期關注原住民相關文獻與文物的整理工作，未來可以和學術期刊的出版互為因果。

最後，但也最重要的是，有關人才培育的工作。從編輯、營運管理到行銷，原民會有必要提出一套產官學合作的育成計畫，配合日新月異的網路科技發展，培養原住民編輯、出版人才，讓原住民介入書寫的志業更趨堅實、穩定。◆

